



## 先看一段故事

### 24年前……24年后……

1986年8月5日下午3时许,原甘肃省武威市文化馆干部裴树唐,召集部分文艺骨干在自己的办公室研究职工业余文艺调演的有关事宜。会后,因业余歌手刘建萍唱法有悖,裴树唐单独为其辅导,至下午7时许结束。

9天后,刘建萍在其未婚夫的陪同下,突然以强奸对裴树唐提出控告。1986年8月30日,裴树唐被逮捕。1986年12月17日,原武威市(今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裴树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裴树唐两次上诉,但均被维持原判。

上周三,裴案在武威中院开庭再审。

庭上,现年48岁的刘建萍当庭作证,称其24年前所作“被强奸”的供述是假的。整个事件是有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局”,而她只是一个棋子。此语一出,举世震惊。

如今,裴树唐的7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完,而他的申诉之路也已走了整整24年。“是她害得我进了监狱,但也是她主动站出来帮我洗清冤屈。我不恨她,她只是身不由己。她是一个好人。”



24年弹指一挥间,个中甘苦,只有裴树唐心里最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如今,案件似乎已陷入一个深度迷局——刘建萍已离婚再嫁,因担心影响目前的生活,对往事一直三缄其口;而当年一审法院主审法官蒲克仁、原武威市文化馆馆长汤希道、副馆长俞鸿康等关键人物,已相继离世……

29日凌晨,裴树唐盘腿坐在自己借住的简陋房间里,用报纸卷起了长长纸烟,深吸一口,慢慢讲述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 24年前那桩 离奇强奸案

## “强奸犯”的回忆

### 【游街】

#### 早不允许的游街变相用在我身上

“既然要说所受的那些委屈,就从我平生觉得最委屈的那一天讲起吧。那是1986年8月14日……”裴树唐这样开场。那天,他正在武威市二轻局开会,而且坐在主席台上。但就是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警察在文化馆副馆长俞鸿康的引领下走向了毫无准备的他。

“当时会议刚开始,他们到我跟前跟我确认了一下身份,就大声地说‘你涉嫌强奸罪,你被逮捕了’,当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全都惊呆了。我看了下他们手里拿的证件,是个拘传证,上面写的涉嫌罪名是‘奸侮罪’,而法律根本没这个罪名。他们说完,让我签了字,就直接用手铐把我铐起来,并拿着手枪对着我,带我的大门出去。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被带走的全过程,听清警察说的每一句话……我感觉这一切的场景都是被策划好的。”

从二轻局去公安机关,没有警车,是一路走着过去的。“有人问:‘裴老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俞鸿康副馆长很‘热情’地当起了义务解说员,‘他干了坏事,强奸妇女了……’”

裴树唐气愤地说:“法律早已不允许的‘游街示众’,就这样变相地被用在了我的身上。而那时,我还仅仅是被‘拘传’。此后几天,几乎整个武威都知道我‘强奸’人了,我就算有一万张嘴都说不清……”

### 【牢头】

#### 有人招呼“谁也不许欺负裴老师”

“就是在那年8月份的一天,警察把我逮捕了,我就来到了看守所。”

“早就听说新人在看守所里会被老犯人欺负,但我没有。因为平常经常组织群众文艺活动抛头露面,里面有一些犯人认识我,其中还不乏身强力壮的。他们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许欺负裴老师’。”

因为裴树唐一直在写申诉,有些犯人便开始求他帮忙写些起诉书、答辩状什么的,裴树唐也乐意帮忙。这么一来二去的,裴树唐倒成了个“名人”,大家都来找他。

“见我人挺和善,人缘人品也都不错,看守所的领导任命我为‘监道长’。一个监道管着15到16间监仓,大的监仓关12、13个人,小的5到6个人。这些监仓的钥匙都在我这里,放风的时候我给大家开门。他们调侃说我是个‘牢头’。”

裴树唐还是坚持不停申诉,“我跟他们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相信,只是当时的法官不相信。”

1987年3月,二审判决生效,裴树唐被从看守所转到甘肃省某监狱服刑。

鉴于裴树唐文学功底颇为深厚,监狱的领导让他担任起了对其他犯人文化课教学的任务,所教的科目是语文。“我们那个监狱当时生产地毯,我白天负责监督地毯的质量、计算毛料之类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去给大家上文化课。我在里面待了7年,就整整教了7年,从小学5年级一直教到高中2年级。”

### 【转机】

#### 案发14年“被害人”双膝跪倒面前

“虽然当时身在监狱,但我也知道,家人们为了我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人家的白眼,儿子女儿不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因为小伙伴们经常会追着他们喊‘强奸犯’,让他们暗自哭泣……我一定要讨回公道,不光是为了我。”

7年后,裴树唐离开了监狱。他变卖了可以变卖的家产,替人打工拉车、给餐馆洗碗,颠沛流离,四处借债,继续申诉。终于,2000年,案件的“被害人”刘建萍找到他,双膝跪倒……案件自此出现了转机。

## “受害者”的供词

### 【一场噩梦】

#### 听到警车响或见到公安就怕得要命

“我一听到警车响或见到公安人员,就怕得要命,梦里都哭醒过多少次,我痛苦得自杀过好几次,可都被救了过来……”刘建萍说,这就是她多年来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1986年8月6日下午,与裴树唐宿怨甚深的武威市文化馆馆长汤希道把刘建萍和曹武安叫去“问情况”,其间还把曹武安单独叫走了半天。晚上,曹武安告诉刘建萍:“文化馆的领导说裴树唐不是个好东西,你就是被强奸了!”曹武安还又打又骂,扬言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刘建萍被强奸了,让她永远嫁不出去。

刘建萍说:“后来,文化馆的领导又找了我,让我告(裴树唐),说我被强奸了。他们一直逼了我七八天,汤馆长还说,只要我告,就可把我和曹武安的工作调到文化馆。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又怕他们散布(谣言),就违心抄写他们事先写好的告发材料,被他们逼着去了公安局。”

### 【一个决定】

#### 他们限制我的自由,根本没机会单独行动

“我想把实情说出来,可是汤馆长他们威逼我说,反正报案材料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改口就会判你诬告罪,要判刑坐牢的,千万记住,以后不管谁再问,都只能按材料上写的说,不能改口,要不然就会抓你去坐牢……他们还让曹武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走到哪儿,曹武安就跟着到哪儿,根本就没有机会单独行动。”刘建萍说。

“曹武安后来还逼我跟他领了结婚证,名正言顺地把我限制了起来。我痛苦悔恨,可又能给谁说?从这以后,不管公安局还是法院要找我的时候,都是文化馆俞鸿康副馆长先到我家,或者到单位通知我,并一再叮咛我不能改口。要不然就抓我坐牢、判刑……”

活泼开朗的刘建萍,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公安干警的偶尔出现,街坊邻居的轻声交谈,路上行人的无意一瞥,都会使她心惊胆战。

1987年3月,在裴树唐案件审理期间,裴的辩护律师尹平发现了案件中的诸多疑点,刘建萍当时就告诉尹平:“我感觉内疚啊,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啊……”然而,就在几天后,武威中院参与裴树唐案审理的法官孔祥荣向尹平借走了笔录原件,这份证据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 【一种坚持】

#### 我就是希望裴老师沉冤得雪

刘建萍说:“这次之后,我终于看清了文化馆的领导和曹武安一伙的卑鄙手段,也看清了这桩假案背后有着太多的污秽……”2000年,刘建萍与曹武安正式离婚。同年,她找到已经出狱的裴树唐,双膝跪下,递上了自己的悔过信。善良的裴老师扶起了她,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句怨言。

2005年7月11日,武威中院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对此案进行“复查”。法庭上,刘建萍再次说出真相。刘建萍还记得当时法官的训斥——“真是好话坏话全由奸妇口中出!”她说:“会后,(法官)极力向我做工作说‘你现在又推翻案子,把人家的问题平反了,你可最少要坐7年牢哩,你想想划不划得来?’”这次,刘建萍不听这些,她坚持着。

为了讨回公道,刘建萍跟裴树唐一起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我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裴老师沉冤得雪。”据《羊城晚报》

“他,本是一介书生生活安宁平静一次单独辅导之后成了“强奸”学生的老师24年来从未认罪……

她,本是平凡女生爱唱歌有天赋一次寻常补课之后与未婚夫状告老师强奸24年后承认诬告……”

昭元宠爱  
高尚儿童摄影会所

邵嘉倪霓  
星座: 魔蝎座  
爱好: 爱吃手, 爱笑, 吐泡泡  
父母寄语: 希望将来正直善良, 脚踏实地。  
爸妈会永远支持你爱你  
网络热度: ★★★★★

新鲜代言  
晚报 Baby

免费报名

郑州晚报《昭元·宠爱儿童摄影》魅力联合  
Tel:0371-6393 5063 6381 8189 昭元宠爱儿童摄影(经七路与纬三路交汇处)